

史海寻踪

触摸历史·打捞记忆

建宁老城隍庙

● 历史讲述·林成勇



已淹没在历史烟尘里的城隍庙 (宁民强作)

城隍,《辞海》(1979年版)这样解释:道教所传守护城池的神……唐代以来郡县皆祭城隍。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封城隍为王。宋以后奉祀城隍的习俗更为普遍。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又正式规定各府州县的城隍神并加以祭祀。

建宁古城城关,过去也有一座城隍庙,旧址就在现朝阳门旁“莲兴广场”一带。民国八年版《建宁县志》记载:“城隍庙,在东门古城隍坊,即唐观察史陈岩故宅。明洪武元年知县董煥重建。万历三十年署县推官朱履仪又建。道光间邑人丁人彦重修。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一被毁,邑人徐祖韶捐以千金倡首重建。”陈岩,县人,因守乡土福州等地、剿灭黄巢军有功,官至福建观察史,南宋时即在其原宅地上建城隍庙。从记载可知,建宁城隍庙历经数次重修重建。

建宁老城隍庙宽约40米,深约80米,三进深,木架屋顶,雕梁画栋,黛色大瓦,庙的四面砌有6-7米高的风火墙。庙正门广场以麻条石和青砖铺就,门前筑有石阶。城隍庙门楼高大气派,约6米多高,建筑风格为重檐歇山式。门上有一木匾,上书“城隍庙”。匾下木门厚重,门上有铁质鼓钉,门旁两大木柱支撑,柱前

各设置一巨大石柱。

拾级而上,进庙门,门两旁各有一小屋,屋中各站立一泥塑门神。迎面是一约50多平方米的天井。跨过天井,靠着对面的板墙下,有一长方状的木房休息室,休息室两边各有一侧门。从侧门继续往里走,就是戏台和观赏厅。戏台呈方形,紧挨着休息室板墙而建(且特设一门可通),木头架构,有1米多高,面积大如教室。戏台的两边各有一简单隔间,左边的是化乐间,右边的是乐间。戏台前的观赏厅又分前低后高两部分:前观赏厅,两边是吊脚楼,楼下是观众出入行走通道,设有木梯的楼上是厢房,可住宿亦可观戏;从前观赏厅循砖阶而上是地势稍高的后观赏厅。前后观赏厅各有一间教室大小,砖砌地板,厅中散放着许多油光发亮的长条木椅。后观赏厅的后端及两边是砖砌香案,后端案上矗立着上彩的古城守护神——城隍菩萨塑像。为了达到惩恶扬善、劝诫世人勿不忠不孝作奸犯科的警世目的,两边香案上还塑有面目狰狞的阴间“十殿阎罗”像,这些塑像在那庭院深深的城隍庙中给人强烈的威慑感。观赏厅再往后就是厨房等附属房了。

讲到老城隍庙,还有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位住建宁礜上的青年读书人乘船赴外赶考,船过顺昌洋口,天色已晚,上岸投宿。同旅舍一仙风道骨长者端详其面貌后不禁心中一怔,便问青年家住何方。青年照实回答,家住建宁礜上。对

方指点说:实不相瞒,你是鲤鱼精出生,出生地却错选在缺水的礜上,注定跳不了龙门,且寿命不长,切勿再千里迢迢赶考,应尽快返回尚可赶到家,迟了便回不了家矣。青年老实听话,第二日一早就启程返家,果然一回到家便发重病。发病后,青年深感人生苦短,大彻大悟,顿生报答人世之情,临死前恳求家人:我将死,死后请你们将门前那块大石头,埋在城隍庙前并露出上半,日后必有用处,也算我为县城百姓做一功德。果然,他死后没几年,建宁濂溪河突发特大水灾,洪水滔天,民众惊恐。奇妙的是,洪水涨到庙前石头处就退了,没涨过那块石头。得知石头镇邪退洪奇事之因果后,城中百姓莫不感恩戴德。后来,因庙屡拆屡建,令人遗憾的是,那石块不知所终了。

老城隍庙在以前的建宁古城算是规模宏大的建筑,加之地处古城中心,旧时民众传统节日意识浓厚,逢年过节拜懺祀典频繁,香客众多,且平常县城里好多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新中国成立前来建宁的戏班多在城隍庙演出。母亲曾告诉我,她年轻时住在农村乡下,常和同村几个伙伴一早翻越武镇岭赶到城隍庙看戏,看完戏后又马上回村里做事。母亲说那戏台上演戏的花花绿绿扮相很好看,加上当时年纪小,往返四十余里看一场戏一点也不觉得累。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县“工人京剧院”(后因经常巡回将、

建、泰演出,改名“将建泰京剧团”)院址就设在城隍庙,演员吃住都在庙里。每次在庙里演戏时,“卖汤圆喽”“卖包子喽”“卖香烟喽”等叫卖声和京剧的唱腔京胡声时时融合一起,热闹非凡。不少小孩没钱买票就在庙门口看热闹。为吸引更多观众,采茶戏每次演完四分之三内容,临近尾声,会让一部分没钱买票的人进场观看——捡戏尾,现场气氛愈发热烈。剧团多是演传统剧目,如《定军山》《甘露寺》《薛刚反唐》《打鱼杀家》《三岔口》《秦香莲》《玉堂春》等。城隍庙也时常有说书唱曲,演梅林戏、花鼓戏、采茶戏等小戏,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演过本县机关干部、教师排练的《白毛女》《刘胡兰》等现代歌剧。

城隍庙曾进驻电影队,免费放映《铁道游击队》《柳堡的故事》等电影。那时放映电影少,观者人山人海。也举办过舞龙灯、看花灯等活动,场面亦拥挤不堪。大跃进后,建宁县、乡、村三级扩干会常在城隍庙举行,并在庙中办食堂。据称,遇到扩干会结束都会加餐,当时物价便宜,加餐菜肴挺丰盛。

1975年,因县委要在城中建设体育馆,旧城隍庙被拆除。2005年,使用达三十年的体育馆又被拆除建新大楼——“莲兴广场”商住楼。有人说,当年建楼施工队用钩机清理大楼基础时,在地基深处看到好多城隍庙的旧石墩石板,但没有挖出,仍然把它们封存在地基里,或许是作为曾经的历史信物的一种保存方式吧。前些年,我难得在莲兴广场旁见到一块较大有点破损的雕琢有花纹的暗红色旧石板。我想,这或许是城隍庙旧址地面上仅存的一个旧物件代表吧。



城隍庙遗存的石板

崇土与崇洋

● 陈雨江

“土”的本文解释为土地,又指土壤。由土地引申为家乡,又指本地的、地方的,由此又引申为出自民间的、民间产的。此外,土还指不合潮流的,或不开通的意思。土的反义词为洋,旧指海之中心,亦泛指海域。又旧指比较现代的事物,指国外的、外国来的、洋人、洋货等。

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笔者所在县城的国有“友谊商店”,卖的东西极为高端奢华,“洋”货有:瑞士手表、日立黑白电视机、万宝路香烟、歌帝梵巧克力等。“土”货有:贵州茅台酒、上海手表、凤凰自行车、蝙蝠电风扇等。以上这些商品在中国格外清高孤立,即使是一般平凡百姓手上有人民币,也休想买到,因为这些商品需要“外汇券”。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为什么会“崇洋媚外”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外国的东西质量好。

后来国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对其有了重新认识,将“崇洋”演变为“崇土”。如:化纤布料虽然色彩鲜艳、垂悬挺括,但棉布料要比化纤布料亲肤透气、吸湿排汗;年轻小伙西装肘部补丁贴、姑娘膝盖处大破洞,一时间成了时髦高街范儿;专家说,汽水、可乐饮料为碳酸饮料,会导致人体细胞受损,因此国人改喝椰子汁、玉米汁、豆浆等;吃西药虽然比吃中药方便、疗效快,但它对人体有很大的副作用;原来住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大都市丛林里的有钱人家,却选择到农村盖泥塑别墅;原精心计划要旧街拆建建设新城的,现在突然不拆了,直接进行保护性修缮,恢复历史街区原来风貌,并建设配套的景观、门楼、绿化等。现在,低碳生活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步行、骑车、乘公交,这些省事、省时、环保的出行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身体力行。

在日常生活中,“土”与“洋”的故事虽然每天都在上演,然而,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沉淀的大智慧,够国人受用一生。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尊洋学外”的“土”(中国)经验或“土”(中国)模式,坚定文化自信,既不泥古、不守旧,也不崇洋、不媚外,坚持走自己的路。

且行且说

挑灯看剑·雾里观花

知青屋

● 回述:邓煌生

在油茶仔花开满山坡的季节,我和几位老友回到插队时的清流县余朋乡蛟坑村。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从村民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过得安康知足,只是熟悉的面孔少了。没有了熟人,更难寻找昔日的“亲人”,但想起了五十年前这里曾经有我的家。

我径直向村中那座知青老屋走去,在一棵歪歪地开满白色李花的老树旁,找到当年住过的知青屋。老屋没有被拆,依然是老样子,只是显得老旧沧桑,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了知青来源,蛟坑大队改为建制村,知青老屋作价卖给村民,如今已是民宅了。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站在门前,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我赶忙自我介绍是蛟坑的老知青,以前曾在忙里住过,想进去看看。女主人笑嘻嘻地说,可以,可以!不顾女主人惊讶的目光,我激动地闯进屋里,踏上楼梯,险些绊了一跤。靠楼梯口临溪第一间,就是我曾经住过五年的家。那时我的家产有草席、被子、蚊帐、箱子、煤油灯,还有斗笠、蓑衣、锄头等农具,最值钱的是我养了近一年的4只大公鸡。

离开农村在城市漂泊五十年,如今又回到曾经为我遮风挡雨的家,不由百感交集。

知青屋是1972年冬建的,当时清流县余朋公社为安置知青,拨专款在蛟坑大队建造了一座木结构两层木瓦房。二

楼房间背靠背分成前后两排,每排六间,共有十二个房间,四周是通道。每个房间大概10平方米,从中间隔起半高的木板墙,两人一个房间,房间安放两张单人床,靠床的木桶存放大米粮食类物品和斗笠、蓑衣、锄头等农具,桌子上面放置着煤油灯和我们的生活小物件。一楼是代销店、卫生所、下放干部住房等。1973年2月,这里安置了4个生产队20余名清流一中高中毕业的知青。起先他们以生产队为单位,三五人合伙做饭。后来大队为知青新盖一座集体食堂,有厨房、餐厅、储藏间、洗澡间。知青住房周边紧邻的是小学校、大队部、大礼堂,当时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知青屋位于村中心的一个小山坳上,门前是条进村的路,说是路却很窄,只能够一人赶一头牛,挑一把犁耙行走。

路下有条狭长弯曲的溪坑,小溪从莽莽苍苍的东岭起源,一年四季潺潺流进蛟坑村,村民依清澈的小溪两岸居住,每隔几步就铺设木板桥连接两岸,方便来往。每天清晨,知青们要过桥到井边挑水,到溪边洗衣。更有早起的村姑藏着心思,一边洗衣一边不时仰望着楼上的知青,其中的秘密只有她(他)们自己知道。

小溪流经知青屋前时,河床断崖跌落数米,溪水沿石壁落入深潭中形成一条天然的瀑布。每当春季暴雨过后瀑布

流量骤增,溪水从高处奔腾而出水花飞溅,气势磅礴,声若雷鸣。瀑布发出的声音,并不影响我的睡眠,听着哗哗溪水反而让我感到安全、放松、好睡,因为下大雨可以不出工。溪水猛涨,石洞里小鱼纷纷出来觅食,有的知青拿起鱼竿在知青屋门前钓溪鱼,一会儿就能钓上半桶石斑鱼。

山村夏夜,凉爽安静。“双抢”收工后,想喝酒的人溜到楼下代销店沽上一碗老酒,来不及细细品味,一口气喝光,顿感浑身舒坦。辛苦一天的知青们在知青屋休息聊天,拉起二胡,吹响笛子、口琴,有的带来手抄歌本,翻出《战地新歌》《洪湖赤卫队》《绣金匾》。知青屋常常会飘出阵阵琴声、歌声,琴声虽不美妙,却也余音绕梁,引来当地男女青年的共鸣,为寂静的山村带来了生机。

1977年秋,看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新闻报道后,知青们聚集在知青屋,翻出搁置多年的高中课本备战高考。尽管时间仓促,复习资料欠缺,没有老师辅导,十来个同学还是克服了当时政治因素等困难,白天出工,晚上在煤油灯下复习到深夜,有的同学连鼻孔都被煤油灯熏黑了。大家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经过近一个月的互相关心、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地刻苦学习,1977年冬天,一起下乡插队的十来个同学携手走进清流县高考考场。

1978年春天,大多知青陆续收到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招工录用通知书等,先后离开知青屋,从蛟坑出发走上自己的人生路。原本热热闹闹的知青屋人去楼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知青的故事被尘封在知青屋。青山依旧在,溪水仍长流。如今,知青屋历经五十年沧桑还坚强地立在那里,成了一个时代的印痕。

百姓情怀

平凡人生·点滴心情

那年,我走进工厂

● 回述:陈兴师

20世纪80年代,我中学毕业回家务农,结婚生子。我们家除了种几亩田外,还有搞点畜牧业,养了几头猪和一些鸡鸭兔子。每年冬天,我“有牛没田犁”,闲着。

闲,是件很难受的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春播季节到了,连购肥料种子的钱都没有,玩也玩得不开心,特别是见长辈走来的时候,心更是虚得不行,可农闲季节不玩,干什么呢?

不久,乡政府办起了几家乡办企业。1990年,我被一家乡政府和仙游老板合办的化工厂招聘为工人,每个月有几百元的工资可领,待遇不比干部低。在这段僧多粥少的日子里,作为有粥喝的钱的“僧”,我自然是得意的,我欣喜、自豪、常常哼着甜美欢快的乐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工厂里弥漫着一股不算浓烈的碳酸氢氨味道,我始终觉得那是清香的、甜美的。工厂只有5个工种:下料、交换、烧火、烘干和粉碎装包。我适合干烧火的活,自告奋勇换了个工种。这个工作简单:把操场上的煤装上小板车,搬运到灶口卸下,然后撬动煤渣,一铲一铲往灶里添煤。

简单并不等于枯燥。一台鼓风机“呼呼”地转,风在炉灶底下朝有孔的底板往上吹,一座无烟煤火山向“天”不停地喷发。上面车间里,6立方方的长方形的锅里,浓度稀薄的碳酸钾水在沸腾,在蒸发,雾气昭昭。每班下的料一样,烧火时间一般8-10个小时。如何让时间缩短些,节约些煤?我不停地试验:或把大块炉渣清理干净,煤添得小山似的,

让火慢慢燃起来,然后大火持续旺,锅里水由停沸、小沸到大沸,大起大落;或把炉渣留多一点少添煤勤撬动添煤,火红的炉渣很快引燃覆盖在上面少量的煤,锅里水一直保持中等沸的程度。经反复对比,我发现后者比前者效果好——时间略短,让火红的炉渣多留一段时间,还省了一点煤。有此经验,后来我就坚持勤撬动煤渣结块,勤添煤,多流汗,早点下班,为厂里节约成本。

由于交接班时间不能确定,大家又都没有电话,因此会出现不少同事不能及时交接班的现象。可我没有。几年间,我这个“走读生”无论风雨多大,都提前到厂等待。至于亲戚朋友的喜事,如果宴席恰好是我上班时间,只好礼到人缺席。我珍惜这份工作,喜欢去工厂劳动。

业余时间,我玩得特别开心,或平心静气或大声嚷嚷地和邻居朋友下棋、打牌,又或是在家里笛声悠扬!

更让我开心的是,工厂里有爱护工人的领导,有一群互助互爱玩得开心的同事,有规律生活工作,有苦有甜有希望!几年后,我被一家乡办工厂聘为管理员,再后来,乡政府又把我从工厂调进乡企业站……

想起那段往事我就热血沸腾。那时,正值青春,有朝气、有力量、不怕累、敢拼敢拼,人生很充实,常常唱着“……生活的奇迹要靠谁,要靠你,要靠我,要靠我们!”“十年代新一辈!”

走进工厂,是我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温饱,土里刨食”农村人生活状况的开始。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真好。